

孟子趙注

滕文公章句上

孟子卷第五

趙氏注

滕文公者滕國名文諡也公者國人尊君之稱也文公於當時尊敬孟子問以古道猶衛靈公問陳於孔子論語因以題篇

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文公爲世子使於楚而過宋孟子時在宋與相見也滕侯周文王之後也古紀世本錄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麋與文公之父定公相直其子元公弘與文公相直以

後世避諱改考公爲定公以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公也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欲勸勉世子也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

從楚還復詣孟子欲重受法則也

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

世子疑吾言有不盡乎夫天下之道一言而已惟有行善耳復何疑也

成覲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

成覲勇果者也與景公言曰尊貴者與我同丈夫耳我

亦能爲之何爲畏之哉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

言欲有所爲當若顏淵庶幾成覲不畏乃能有所成耳
又以是勉世子也

公明儀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公明儀賢者也師文王信周公言其知所法則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

滕雖小其境界長短相補可得大五十里子男之國也
尙可以行善者也

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書逸篇也瞑眩藥攻人疾先使瞑眩憤亂乃得瘳愈也
喻行仁當精熟德惠乃洽

章指曰人當上則聖人秉仁行義高山景行庶幾不倦
論語曰力行近仁蓋不虛云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
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
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謂大喪也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

孟子歸在鄒也

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

不亦者亦也問此亦其善也

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曾子傳孔子之言孟子欲令世子如曾子之從禮也時諸侯皆不行禮故使獨行之也

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孟子言我雖不學諸侯之禮嘗聞師言三代以來君臣皆行三年之喪齊疏齊衰也飭饔粥也

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

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

父兄百官滕之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叔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者也

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百官且復言也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我轉有所承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

父兄百官見我他日所行謂我志行不足似恐我不能盡大事之禮故止我也爲我問孟子當何以服其心使信我也

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卽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

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尙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耳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哀情歆粥不食

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卽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
不哀者以君先哀故也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
也草尙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上之所欲下以爲俗尙加也偃伏也以風加草莫不偃
伏也是在世子以身帥之也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

世子聞之知其在身欲行之也

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

諸侯五月而葬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內也未有命戒

居喪不言也異姓同姓之臣可謂曰知世子之能行禮也

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

四方諸侯之賓來弔會者見世子之憔悴哀戚大悅其孝行之高美也

章指曰事莫當於奉禮孝莫大於哀慟從善如流文公之謂也

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怠惰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

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詩邠風七月之篇言教民晝取茅草夜索以爲綯綯絞也及爾閒暇亟而乘蓋爾野外之屋春事起爾將始播百穀矣言農民之事無休已

民之爲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爲也

義與上篇同孟子旣爲齊宣王言之滕文公問復爲究陳其義故各自載之也

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古之賢君身行恭儉禮下大臣賦取於民不過什一之制也

陽虎曰爲富不仁矣爲仁不富矣

陽虎魯季氏家臣也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陽虎非賢者也言有可采不以人廢言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民耕五十畝貢上五畝耕七十畝者以七畝助公家耕百畝者徹取十畝以爲賦

雖異名而多少同故曰皆什一也徹猶人徹取物也藉者借也猶人相借力助之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龍子古賢人也言治土地之賦無善於助者也貢者校數歲以爲常類而上之民供奉之有易有不易故謂之莫不善也

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

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

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爲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飢歲民人糞治其田尙無所得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飢穰以爲多少與民同之也

爲民父母使民盼盼然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轉乎溝壑惡在其爲民父母也

盼盼勤苦不休息之貌動作稱舉也言民勤身動作終歲不得以養食其父母公賦當畢有不足者又當舉貸子倍而益滿之至使老小轉尸溝壑安可以爲民之父母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仕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閔其勤勞者也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

詩小雅大田之篇言太平時民悅其上願欲天之先雨公田遂以次及我私田也猶殷人助者爲有公田耳此周詩也而云雨公田知雖周家時亦助也

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

以學習禮教化於國

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

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樂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彝倫攸敘謂常事所序也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爲王者師也

有行三王之道而興起者當取法於有道之國也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爲諸侯其受王命惟文王新復脩治禮義以致之耳以是勸勉文公欲使庶幾新其國也

使畢戰問井地

畢戰滕臣也問古井田之法時諸侯各去典籍人自爲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鈎穀祿不平